

水浒传

中国古典文学卷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二)

主 编 韩作黎
副主编 赵惠中



施耐庵 著
(明)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42.8
SNA
=7
C-4

乙本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一)

——中国古典文学卷

44B-7
水浒传

(七)

施耐庵 著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6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浒传/(明)施耐庵著. - 北京:

中国和平出版社, 1997. 12

(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: 中国古典文学卷/韩作黎主编)

ISBN 7-80101-816-8/G·683

I. 水… II. 施… III. 古典小说: 章回小说: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明代 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4969 号

水浒传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一)

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)

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620.125 印张 11023 千字

印数: 1-5100 套

ISBN 7-80101-816-8/G·683

定价: 618.00 元 (全套共 116 册)

第六十七回

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

话说当下梁中书、李成、闻达慌速寻得败残军马，投南便走。正行之间，又撞着两队伏兵，前后淹杀。李成当先，闻达在后，护着梁中书，并力死战，撞透重围，脱得大难。头盔不整，衣甲飘零，虽是折了人马，且喜三人逃得性命，投西去了。樊瑞引项充、李袞，乘势追赶不上，自与雷横、施恩、穆春等同回北京城内听令。

再说军师吴用在城中传下将令，一面出榜安民，一面救灭了火。梁中书、李成、闻达、王太守各家老小，杀的杀了，走的走了，也不来追究。便把大名府库藏打开，应有金银宝物、缎匹绫锦，都装载上车了；又开仓主廩，将粮米俵济满城百姓了，余者亦装载上车，将回梁山泊仓用。号令众头领人马，都皆完备，把李固、贾氏钉在陷车内，将军马拨作三队，回梁山泊来。正是：鞍上将敲金镫响，步军齐唱凯歌回。却叫戴宗先去报宋公明。宋江会集诸将，下山迎接，都到忠义堂上。

宋江见了卢俊义，纳头便拜。卢俊义慌忙答礼。宋江道：“我等众人，欲请员外上山，同聚大义。不想却遭此难，几被倾送，寸心如割！皇天垂祐，今日再得相见，大慰平生。”卢俊义拜谢道：“上托兄长虎威，深感众头领之德。齐心并力，救拔贱体，肝胆涂地，难以报答！”便请蔡庆、蔡福拜见宋江，言说：“在下若非此二人，安得残生到此！”称谢不尽。

当下宋江要卢员外为尊，卢俊义拜道：“卢某是何等之人？敢为山寨之主！若得与兄长执鞭坠镫，愿为一卒，报答救命之恩，实为万幸！”宋江再三拜请，卢俊义那里肯坐？只见李逵道：“哥哥若让别人做山寨之主，我便杀将起来！”武松道：“哥哥只管让来让去，让得弟兄们心肠冷了！”宋江大喝道：“汝等省得甚么！不得多言！”

卢俊义慌忙拜道：“若是兄长苦苦相让，着卢某安身不牢。”李逵叫道：“今朝都没事了。哥哥便做皇帝，教卢员外做丞相，我们都做大官。杀去东京，夺了鸟位子，却不强似在这里鸟乱！”宋江大怒，喝骂李逵。

吴用劝道：“且教卢员外东边耳房安歇，宾客相待，等日后有功，却再让位。”宋江方才欢喜。就叫燕青一处安歇。另拨房屋，叫蔡福、蔡庆安顿老小。关胜家眷，薛永已取到山寨。宋江便叫大设筵宴，搞赏马、步、水三军。令大小头目，并众喽罗军健，各自成团作队去吃酒。忠义堂上设宴庆贺，大小头领相谦相让，饮酒作乐。

卢俊义起身道：“淫妇奸夫擒捉在此，听候发落！”宋江笑道：“我正忘了，叫他两个过来！”众军把陷车打开，拖出堂前。李固绑在左边将军柱上，贾氏绑在右边将军柱上。宋江道：“休问这厮罪恶，请员外自行发落。”卢俊义手拿短刀，自下堂来，大骂泼妇贼奴。就将二人割腹剜心，凌迟处死，抛弃尸首。上堂来拜谢众人，众头领尽皆作贺，称赞不已。

且不说梁山泊大设筵宴，犒赏马、步、水三军。却说梁中书探听得梁山泊军马退去，再和李成、闻达引领败残军马，入城来看觑老小时，十损八九，众皆嚎哭不已。比及邻近取军追赶梁山泊人马时，已自去得远了，且教各自收军。梁中书的夫人躲得在后花园中，逃得性命，便教丈夫写表申奏朝廷。写书教太师知道，早早调兵遣将，剿除贼寇报仇。抄写民间被杀死者五千余人，中伤者不计其数。各部军马，总折却三万有余。首将赍了奏文密书上路，不则一日，来到东京太师府前下马。门吏转报，太师教唤入来。首将直至节堂下拜见了，呈上密书申奏，诉说打破北京，贼寇浩大，不能抵敌。蔡京初意亦欲苟且招安，功归梁中书身上，自己亦有荣宠。今见事体败坏，难遮掩，便欲主战。因大怒道：“且教首将退去！”

次日五更，景阳钟响，待漏院众集文武群臣。蔡太师为首，直临玉阶，面奏道君皇帝。天子览奏大惊。有谏议大夫赵鼎出班奏道：“前者往往调兵征发，皆折兵将，盖因失其地利，以至如此。以臣愚意，鼎不若降敕赦罪招安，诏取赴阙，命作

良臣，以防边境之害。”

蔡京听了大怒，喝叱道：“汝为谏议大夫，反灭朝廷纲纪，猖獗小人，罪合赐死！”天子曰：“如此，目下便令出朝。”当日革了赵鼎官爵，罢为庶人。当朝谁敢再奏？”有诗为证：

玺书招抚是良谋，却把忠言作寇仇。

一自老成人去后，梁山军马不能收。

天子又问蔡京曰：“似此贼势猖獗，可遣谁人剿捕？”蔡太师奏曰：“臣量这等山野草贼，安用大军？臣举凌州有二将：一人姓单，名廷圭；一人姓魏，名定国，见任本州团练使。伏乞陛下圣旨，星夜差人，调此一枝军马，克日扫清水泊。”天子大喜。随即降写敕符，着枢密院调遣。天子驾起，百官退朝，众官暗笑。次日，蔡京会省院差官，赍捧圣旨敕符，投凌州来。

再说宋江水浒寨内，将北京所得的府库金宝财物，给赏与马、步、水三军，连日杀牛宰马，大排筵宴，庆贺卢员外。虽无庖凤烹龙，端的肉山酒海。众头领酒至半酣，吴用对宋江等说道：“今为卢员外打破北京，杀损人民，劫掠府库。赶得梁中书等离城逃奔，他岂不写表申奏朝廷？况他丈人是当朝太师，怎肯干罢？必然起军发马，前来征讨。”宋江道：“军师所虑，最为得理。何不使人连夜去北京探听虚实，我这里好做准备。”“吴用笑道：“小弟已差人去了，将次回也。”

正在筵会之间，商议未了，只见原差探事人到来，报说：“北京梁中书果然申奏朝廷，要调兵征剿。有谏议大夫赵鼎，

奏请招安，致被蔡京喝骂，削了赵鼎官职。如今奏过天子，差人赍捧敕符，往凌州调遣单廷圭、魏定国两个团练使，起本州军马前来征讨。”宋江便道：“似此如何迎敌？”吴用道：“等他来时，一发捉了。”

关胜起身对宋江、吴用道：“关某自从上山，深感仁兄重待，不曾出得半分气力。单廷圭、魏定国，蒲城多曾相会。久知单廷圭那厮，善能用水浸兵之法，人皆称为‘圣水将军’。魏定国这厮，熟精火攻兵法，上阵专能用火器取人，因此呼为‘神火将军’。凌州是本境兼管本州兵马，取此二人为部下。小弟不才，愿借五千军兵，不等他二将起行，先往凌州路上接住。他若肯降时，带上山来。若不肯投降，必当擒来奉献。兄长亦不须用众头领张弓挟矢，费力劳神。不知尊意若何？”宋江大喜，便叫宣赞、郝恩文二将，就跟着一同前去。关胜带了五千军马，来日下山。次早，宋江与众头领在金沙滩寨前饯行，关胜三人引兵去了。

众头领回到忠义堂上，吴用便对宋江说道：“关胜此去，未保其心。可以再差良将，随后监督，就行接应。”宋江道：“吾看关胜义气凛然，始终如一，军师不必多疑。”吴用道，“只恐他心不似兄长之心。可再叫林冲、杨志领兵，孙立、黄信为副将，带领五千人马，随即下山。”李逵便道：“我也去走一遭。”宋江道：“此一去用你不着，自有良将建功。”李逵道：“兄弟若闲，便要生病。若不叫我去时，独自也要去走一遭！”宋江喝道：“你若

不听我的军令，割了你头！”李逵见说，闷闷不已，下堂去了。

不说林冲、杨志领兵下山，接应关胜。次日，只见小军来报：“黑旋风李逵昨夜二更，拿了两把板斧，不知那里去了。”宋江见报，只叫得苦：“是我夜来冲撞了他这几句言语，多管是投别处去了。”吴用道：“兄长，非也！他虽粗卤，义气倒重，不到得投别处去。多管是过两日便来，兄长放心。”宋江心慌，先使戴宗去赶，后着时迁、李云、乐和、王定六四个首将，分四路去寻。

且说李逵是夜提着两把板斧下山，抄小路径投凌州去。一路上自寻思道：“这两个鸟将军，何消得许多军马去征他！我且抢入城中，一斧一个，都砍杀了，也教哥哥吃一惊，也和他们争得一口气！”走了半日，走得肚饥，原来贪慌下山，又不曾带得盘缠。多时不做这买卖，寻思道：“只得寻个鸟出气的！”正走之间，看见路旁一个村酒店。李逵便入去里面坐下，连打了三角酒、二斤肉吃了，起身便走。酒保拦住讨钱。李逵道：“待我前去寻得些买卖，却把来还你。”说罢，便动身。只见外面走入个彪形大汉来，喝道：“你这黑厮好大胆！谁开的酒店你来白吃，不肯还钱！”李逵睁着眼道：“老爷不拣那里，只是白吃！”那汉道：“我对你说时，惊得你尿流屁滚！老爷是梁山泊好汉韩伯龙的便是！本钱都是宋江哥哥的。”李逵听了暗笑：“我山寨里那里认的这个鸟人！”

原来韩伯龙曾在江湖上打家劫舍，要来上梁山泊入伙，却

投奔了旱地忽律朱贵，要他引见宋江。因是宋公明生发背疮，在寨中又调兵遣将，多忙少闲，不曾见得，朱贵权且教他在村中卖酒。当时李逵去腰间拔出一把板斧，看着韩伯龙道：“把斧头为当。”韩伯龙不知是计，舒手来接。被李逵手起，望面门上只一斧，肱膊地砍着。可怜韩伯龙做了半世强人，死在李逵之手。两三个火家，只恨爷娘少生了两只脚，望深村里走了。李逵就地下掳掠了盘缠，放火烧了草屋，望凌州去了。

行不得一日，正走之间，官道旁边，只见走过一条大汉，直上直下相李逵。李逵见那人看他，便道：“你那厮，看老爷怎地？”那汉便答道：“你是谁的老爷？”李逵便抢将入来。那汉子手起一拳，打个搭墩。

李逵寻思：“这汉子倒使得好拳！”坐在地下，仰着脸问道：“你这汉子姓甚名谁？”那汉道：“老爷没姓，要厮打便和你厮打！你敢起来？”李逵大怒，正待跳将起来，被那汉子肋罗里又只一脚，踢了一跤。李逵叫道：“赢他不得！”扒将起来便走。那汉叫住，问道：“这黑汉子，你姓甚名谁？”那里人氏？”李逵道：“我说与你，休要吃惊。我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的便是。”那汉道：“你端的是不是？不要说谎。”李逵道：“你不信，只看我这两把板斧。”那汉道：“你既是梁山泊好汉，独自一个投那里去？”李逵道：“我和哥哥憋口气，要投凌州去杀那姓单姓魏的两个。”那汉道：“我听得你梁山泊已有军马去了。你且说是谁？”李逵道：“先是大刀关胜领兵，随后便是豹子头林冲、青面

兽杨志领军策应。”那汉听了，纳头便拜。

李逵道：“你端的姓甚名谁？”那汉道：“小人原是中山府人氏，祖传三代，相扑为生。却才手脚，父子相传，不教徒弟。平生最无面目，到处投人不着。山东、河北都叫我做没面目焦挺。近日打听得寇州地面有座山，名为枯树山。山上有个强人，平生只好杀人，世人把他比做丧门神，姓鲍，名旭。他在那山里打家劫舍，我如今待要去那里入伙。”李逵道：“你有这等本事，如何不来投奔俺哥哥宋公明？”焦挺道：“我多时要投奔大寨入伙，却没条门路。今日得遇兄长，愿随哥哥。”

李逵道：“我却要和宋公明哥哥争口气了下山来，不杀得一个人，空着双手，怎地回去？你和我去枯树山，说了鲍旭，同去凌州，杀得单、魏二将，便好回山。”焦挺道：“凌州一府城池，许多军马在彼，我和你只两个，便有十分本事，也不济事，枉送了性命。不如且去枯树山，说了鲍旭，都去大寨入伙，此为上计。”两个正说之间，背后时迁赶将来，叫道：“哥哥忧得你苦！便请回山。如今分四路去赶你也！”李逵引着焦挺，且教与时迁厮见了。

时迁劝李逵回山：“宋公明哥哥等你！”李逵道：“你且住！我和焦挺商量走了，先去枯树山说了鲍旭，方才回来。”时迁道：“使不得！哥哥等你，即便回山寨。”李逵道：“你若不跟我去，你自先回山寨，报与哥哥知道。我便回也。”时迁惧怕李逵，自回山寨去了。焦挺却和李逵自投寇州来，望枯树山去

了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关胜与同宣赞、郝思文，引领五千军马来，相近凌州。且说凌州太守接得东京调兵的敕旨，并蔡太师札付，便请兵马团练单廷圭、魏定国商议。二将受了札付，随即选点军兵，关领军器，拴束鞍马，整顿粮草，指日起行。忽闻报说：“蒲东大刀关胜引军到来，侵犯本州。”单廷圭，魏定国听得不怒，便收拾军马，出城迎敌。两军相近，旗鼓相望。门旗下关胜出马。那边阵内，鼓声响处，圣水将军出马。怎生打扮：

戴一顶浑铁打就四方铁帽，顶上撒一颗斗来大小黑缨。披一副熊皮砌就嵌缝沿边乌油铠甲，穿一领皂罗绣就点翠团花秃袖征袍，着一双斜皮踢蹬嵌线云跟靴，系一条红鞅钉就叠胜狮蛮带，一张弓，一壶箭，骑一匹深乌马，使一条黑杆枪。

前面打一把引军按北方皂纛旗，上书七个银字：“圣水将军单廷圭”。

又见这边蛮铃响处，转出这员神火将军魏定国来出马。怎生打扮：

戴一顶朱红缀嵌点金束发盔，顶上撒一把扫帚长短赤缨。披一副摆连环吞兽面狴狴铠，穿一领绣云霞飞怪兽绛红袍，着一双刺麒麟间翡翠云缝锦跟靴。带一张描金雀画宝雕弓，悬一壶凤翎凿山狼牙箭。骑坐一匹胭脂

马，手使一口熟铜刀。

前面打一把引军按南方红绣旗，上书七个银字：“神火将军魏定国”。两员虎将，一齐出到阵前。

关胜见了，在马上说道：“二位将军，别来久矣！”单廷圭、魏定国大笑，指着关胜骂道：“无才小辈，背反狂夫！上负朝廷之恩，下辱祖宗名目，不知死活！引军到来，有何理说？”关胜答道：“你二将差矣！目今主上昏昧，奸臣弄权，非亲不用，非仇不谈。兄长宋公明，仁德施恩，替天行道。特令关某等到来，招请二位将军。倘蒙不弃，便请过来，同归山寨。”

单、魏二将听得不怒，骤马齐出。一个是北方一朵乌云，一个如南方一团烈火，飞出阵前。关胜却待去迎敌，左手下飞出宣赞，右手下奔出郝思文，两对儿在阵前厮杀。刀对刀，迸万道寒光；枪对枪，起一天杀气。关胜遥见神火将越斗越精神，圣水将无半点惧色。正斗之间，两将拨转马头，望本阵便走。郝思文、宣赞随即追赶，冲入阵中。只见魏定国转入左边，单廷圭转过右边。随后宣赞赶着魏定国，郝思文追住单廷圭。

且说宣赞正赶之间，只见四五百步军，都是红旗红甲，一字儿围裹将来，挠钩齐下，套索飞来，和人连马，活捉去了；再说郝思文追赶单廷圭到右边，只见五百来步军，尽是黑旗黑甲，一字儿裹转来，脑后众军齐上，把郝思文生擒活捉去了。可怜二将英雄，到此翻成画饼。一面把人解入凌州，一面仍率

五百精兵，卷杀过来。关胜举手无措，大败输亏，望后便退。随即单廷圭、魏定国拍马在背后追来。关胜正走之间，只见前面冲出二将。关胜看时，左有林冲，右有杨志，从两肋窝里撞将出来，杀散凌州军马。关胜收住本部残兵，与林冲、杨志相见，合兵一处。随后孙立、黄信，一同见了，权且下寨。

却说水火二将捉得宣赞、郝思文，得胜回到城中。张太守接着，置酒作贺。一面教人做造陷车，装了二人，差一员偏将，带领三百步军，连夜解上东京，申达朝廷。

且说偏将带领三百人马，监押宣赞、郝思文上东京来。迤迤前行，来到一个去处。只见满山枯树，遍地芦芽。一声锣响，撞出一伙强人，当先一个，手搦双斧，声喝如雷，正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。后面带着这个好汉，端的是谁，正是：

相扑丛中人尽伏，拽拳飞脚如刀毒。

劣性发时似山倒，焦挺从来没面目。

李逵、焦挺两个好汉，引着小喽罗拦住去路，也不打话，便抢陷车。偏将急待要走，背后又撞出一个好汉，正是：

狰狞鬼脸如锅底，双睛叠暴露狼唇。

放火杀人提阔剑，鲍旭名唤丧门神。

这个好汉正是丧门神鲍旭，向前把偏将手起剑落，砍下马来。其余人等，撇下陷车，尽皆逃命去了。

李逵看时，却是宣赞、郝思文，便问了备细来由。宣赞见李逵，亦问：“你怎生在此？”李逵说道：“为是哥哥不肯教我来

厮杀，独自一个走下山来。先杀了韩伯龙，后撞见焦挺，引我在此。鲍旭一见如故，便和亲兄弟一般接待。却才商议，正欲去打凌州，只见小喽罗山头上望见这伙人马，监押陷车到来。只道是官兵捕盗，不想却是你二位。”

鲍旭邀请到寨内，杀羊置酒相待。郝思文道：“兄弟既然有心上梁山泊入伙，不若将引本部人马，就同去凌州，并力攻打，此为上策。”鲍旭道：“小可与李兄正如此商议，足下之言，说的最是。我山寨之中，也有三二百匹好马。”带领五七百小喽罗，五筹好汉，一齐来打凌州。

却说逃难军士奔回来，报与张太守说道：“半路里有强人夺了陷车，杀了偏将。”单廷圭、魏定国听得大怒，便道：“这番拿着，便在这里施刑！”只听得城外关胜引兵搦战。单廷圭争先出马，开城门，放下吊桥，引五百玄甲兵，飞奔出城迎敌。门旗开处，圣水将军单廷圭出马，大骂关胜道：“辱国败将，何不就死！”关胜听了，舞刀拍马。两个斗不到二十余合，关胜勒转马头，慌忙便走。单廷圭随即赶将来。约赶十余里，关胜回头喝道：“你这厮，不下马受降，更待何时！”单廷圭挺枪直取关胜后心。关胜使出神威，拖起刀背，只一拍，喝一声：“下去！”单廷圭落马。关胜下马，向前扶起，叫道：“将军恕罪！”单廷圭惶恐伏礼，乞命受降。

关胜道：“某与宋公明哥哥面前，多曾举你。特来相招二位将军，同聚大义。”单廷圭答道：“不才愿施犬马之力，同共替

天行道。”两个说罢，并马而行。林冲接见二人并马而行，便问其故。关胜不说输赢，答道：“山僻之内，诉旧论新，招请归降。”林冲等众皆大喜。

单廷圭回至阵前，大叫一声，五百玄甲军兵一哄过来。其余人马，奔入城中去了。连忙报知太守。魏定国听了大怒。次日，领起军马，出城交战。单廷圭与同关胜、林冲，直临阵前。只见门旗开处，神火将军魏定国出马，见了单廷圭顺了关胜，大骂：“忘恩背主，负义匹夫！”关胜大怒，拍马向前迎敌。二马相交，军器并举。两将斗不到十合，魏定国望本阵便走。关胜却欲要追，单廷圭大叫道：“将军不可去赶！”关胜连忙勒住战马。

说犹未了，凌州阵内早飞出五百火兵，身穿绛衣，手执火器，前后拥出有五十辆火车，车上都满装芦苇引火之物；军人背上，各拴铁葫芦一个，内藏硫黄，焰硝，五色烟药；一齐点着，飞抢出来。人近人倒，马过马伤。关胜军兵四散奔走，退四十余里扎住。

魏定国收转军马回城，看见本州烘烘火起，烈烈烟生。原来却是黑旋风李逵与同焦挺、鲍旭，带领枯树山人马，都去凌州背后，打破北门，杀入城中，放起火来，劫掳仓库钱粮。魏定国知了，不敢入城，慌速回军，被关胜随后赶上追杀，首尾不能相顾。凌州已失，魏定国只得退走，奔中陵县屯驻。关胜引军把县四下围住，便令诸将调兵攻打。魏定国闭门不出。

单廷圭便对关胜、林冲等众位说道：“此人是一勇之夫，攻击得紧，他宁死，必不辱。事宽即完，急难成效。小弟愿往县中，不避刀斧，用好言招抚此人，束手来降，免动干戈。”关胜见说大喜，随即叫单廷圭单人匹马到县。小校报知，魏定国出来相见了。单廷圭用好言说道：“如今朝廷不明，天下大乱，天子昏昧，奸臣弄权。我等归顺宋公明，且归水泊。久后奸臣退位，那时临朝，去邪归正，未为晚矣。”

魏定国听罢，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若是要我归顺，须是关胜亲自来请，我便投降；他若是不来……”单廷圭即便上马回来，报与关胜。关胜见说，便道：“大丈夫作事，何故疑惑！”便与单廷圭匹马单刀而去。林冲谏道：“兄长，人心难忖，三思而行。”关胜道：“好汉作事，无妨！”直到县衙。魏定国接着，大喜，愿拜投降。同叙旧情，设宴管待。当日带领五百火兵，都来大寨。与林冲、杨志并众头领，俱各相见已了，即便收军回梁山泊来。宋江早使戴宗接着，对李逵说道：“只为你偷走下山，空教众兄弟赶了许多路。如今时迁、乐和、李云、王定六四个先回山去了。我如今先去报知哥哥，免至悬望。”

不说戴宗争先去了。且说关胜等军马回到金沙滩边，水军头领棹船接济军马，陆续过渡。只见一个人，气急败坏跑将来。众人看时，却是金毛犬段景住。林冲便问道：“你和杨林、石勇去北地里买马，如何这等慌速跑来？”

段景住言无数句，话不一席，有分教：宋江调拨军兵，来打